



情迷观音山

谭熙荣

祖庵礼堂的精彩演出刚落下了帷幕,我们便开始品尝湘菜美食。“民国食神”果然名不虚传。满桌的祖庵家菜,诱发了食客们的最大热情。筷子才放下,当地土著正满怀敬仰“细说”谭延闿的奇闻轶事,龙江先生右手做喇叭状,高声大气道:向大龙出发!那里有观音山,观音溪,更有壮观的观音瀑,饕餮大餐!我们和攸县作协一行二十几人,便驱车观音山下。

刚入五月,太阳已颇显威仪。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雨,可地面仿佛启动了加热模式,一打开车门,暑气就噌噌地人包裹无遗。老天爷如此热情,登山也是个力气活,行么?突然,从山里传来叫喊声:快快来啊,这里有空调呢!这一声吆喝,有如饥渴者望到枝头的杨梅,未吃,也己经止了一半的渴。入山,已闻水声。寻声看去,是一架六七米长的木板桥,桥上用毛竹扎了栏杆,空中还弯了半月的造型,实用,也更有了桥的味道。对岸,松林幽幽,偶有几只松鼠掠过,潭里的水浅绿,清澈,手伸进水里,把玩一下细白的沙,又去了几分暑气。一时,众人都蹲下身子,捧几捧溪流,称道好水。此情此景,使人想起王维的《青溪》:“言入黄花川,每逐青溪水。随山将万转,趣途无百里,声喧乱石中,色静深松里”。

溪水逶迤而上,同行的彭主任说,此水,即观音溪。

才走了一阵,暑气已悄无声息溜了。阳光隔着树木斑驳而下,给幽暗的溪流增加些许生气。古藤如蟒蛇时而腾空而起,时而攀树而上。斗折蛇行的观音溪,或飞流直下,如银如丝,或积水成潭,幽深莫测。布满青苔的石头,记录下经年的春秋轮回,无声诉说着世间沧桑。

依山而上,石路随溪蜿蜒。有些地段,悬崖峭壁,刀削一般,山民们用木了嵌上圆木,搭成木桥,用竹子织成扶手,越险而过。两岸,皆是入云的树木,一色原生态。山势稍缓处,有大大小小的石桥横跨溪水。石桥造型不一,亲山吻水,和谐共生。水潭里,游客登上竹排,放歌一曲,体验山溪行船的乐趣。这不,攸县的夏先生和虞女士,即兴来了段《纤夫的爱》,一招一式,恰到好处,羡煞了岸上观众。

再上,山路在整块石头上开凿而成。左侧的石崖上,刻有“崑脚石”三个字,黑石红字,分外醒目。同行的段三从老师,是本埠文史行家,他见我盯着那三字迷惑不解,手指脚下的一处,问道:你看这石坑像不像马蹄?我一看,还真活脱一个马蹄印!段老师边走边聊,讲述了一个悲情故事。

神龙元年(705),唐中宗李显再度登基。他励精图治,恢复唐朝旧制,很想有一番作为。无奈韦氏专权,宫廷风云无常,李显感于前次罹难时韦氏的不离不弃,不忍下手,遂看破红尘,渐生去意。李显携妹妹安定公主秘密来到茶乡大龙,欲去天子山隐居度日。那年李显被贬黜为庐陵王,便已相中那处宝地。谁知韦氏还不放过李显,派兵追杀,观音心生慈悲,杨柳轻拂,追兵的马蹶了一脚,李显方躲过一劫,得以在天子山结庐修行,最终在唐开元13年(725)六月初一这天得道成仙。当地人为了纪念这位命运多舛的皇帝,建了天子庙,供奉李显神像。文革时期,仅一山之隔的庐陵信民,悄悄将李显神像搬到白竺,建起了恢宏的天子庙……

沿着绵延陡峭的观音山,我们走了约莫一个时辰,来到了观音溪的尽头,得以一睹观音瀑的芳容。白练从百来来的山顶一冲而下,宛如洪波决口,又似大海倒悬。青色的崖石上,珠飞玉散,烟雾腾腾,水草簇簇,仿佛一副硕大的天然水墨画。水潭中央,石头点缀其中,黑白相间,水石相融,朴素,典雅,是拍照的理想之地。傅女士一袭红裙,温文尔雅,某君提议,不妨盘坐石上,微阖双目,手持念珠,岂不锦上添花?如是,入镜,美女镇定自若,雍容大气,好似观音下凡,众人齐声叫好。

好一座迷人的观音山!

享福

铁古脑

梅青在城里买了一套房,四室两厅,双阳台,有入户花园,南北通透,21楼。乔迁之前,专程到乡下老家把老老老娘接来,说,爹,娘,你们劳累大半辈子,接你们住新房,去享福!爹娘自然欢喜,看过新房子,爹一直抿着的大嘴笑开了,娘更是乐得合不拢嘴,直夸儿子儿媳。儿子却说,不哩,银行还贷了一点款哩。

半个月过去了,梅老爹先是手脚发痒,总想做点什么,摸摸灰,拖拖地,晾晾衣服,这一类活他一直不屑,一个大男人总是系着围裙搞卫生,围着锅台转,没出息,男人应该吃大苦、流大汗、出大力,风里雨里闯,如今60多岁的梅老爹仍是这样认为。可是这城里哪有他挥洒阔荡的舞台呢?除了有时到菜市场买点菜,接送孙子上幼儿园,确实没有他可以插上手的事情。说是来享福,可这福享得十足不得劲。

一个月过去了,梅老爹全身发胀,四肢硬邦邦,捏哪哪痛,捶哪哪酸;浑身紧绷绷,说痒不是痒,说疼不是疼,似有股气,不断往外鼓、冒、撑,似要炸裂开来,却又总点不燃那引线。食量明显减下来,一餐三碗减到了两碗,有时一碗还有剩,鸡鸭鱼肉不到口里,如同嚼蜡,筒子骨炖黑豆腐喝到嘴里,也不如白开水有味,厌食如此,让人怀疑消化系统是不是要罢工了。一天到晚,还一劲地叹气,哈欠纷纷,鼻涕眼屎一把把。

让爹来享福的梅青见此状况,吓着了,问,爹这是怎么了?有不舒服?嗯,不是一般的不舒服,嗯,十分的不舒服!爹唉声叹气地答。梅青便让在医院做医生的媳妇,陪爹到医院做了全身检查,结果一切正常,医生建议多活动,少劳心。我劳什么心?什么事都轮不着我想!梅老爹感觉有点冤。什么都不想比什么都想更可怕。医生说。

家人建议梅老爹散步,与人闲聊,若有兴趣上下楼可以不坐电梯走楼梯。梅老爹散了几次步,两只手总甩不起来,背在背上,感到别扭,更觉是瞎晃荡,他本来就认为所谓散步,就是游手好闲,无所事事,好逸恶劳的代名词,比起上山砍柴,下河捉鱼,进园栽菜来,简直就是恶!也尝试过与人聊天,见年纪相仿的大爷,主动招呼,聊起想聊的事来,聊不上三句,便因他的鸟语般的湘东土话难以进行了。望着那些老者,可以在小区亭子里,路边条椅上、十字街旁树荫下,一待一上午一下午,他好奇奇怪,就臭他们:雷打坏了一样!也爬过楼梯,大约到了十

五六层的样子,就走不动了,坐在台阶上喘气。在家挑130斤谷子上楼都有事,在这爬几层楼梯就喘不上气。梅老爹一肚子怨气。

梅老爹终于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:回乡下老家去!梅老娘就说,儿子忙公务,儿媳老加班,孙子谁接送?一想到孙子,梅老爹迅速打消了这一念头。

一日,送完孙子回转身,想起小区还有一张大路从未走过,他便往那边走。到了那边,见一条大路通到与一条铁路交会处便不通了,铁道是直通一工厂的专道,一天有一两趟货车进出,铁道过去那边正在修路,路已成型,机器在压路基。梅老爹便站着瞧了会,正欲回转,发现铁路这边有块废弃的地,狭长,坑坑洼洼,未植树,也未长多少杂草。他的心动了一下,又仔细观察了一下那块地,心动了一下。天无绝人之路啊!他说,便到垃圾堆旁去,果然找到他要找的东西:一把烂锄头,一把断一截把的烂铲子。他如获至宝兴高采烈,来到那块地上忙乎起来。

一周之后,一块一百多平方米大的菜地成型了。土成畦,沟成行,该平的地方平,该坡的地方坡,有积水的小池子,有架棚的木头棍棒,一切皆有模有样。

又过了一周,菜地又出现了一间约15米高的小房子,土里刨出来的石块砖头垒就,盖两块废弃的棉棉瓦,放工具、肥料,累了,蹲坐里面歇会,最好不过!当地原住村民在菜地两头整理出新的菜地,一片废弃荒地被充分利用起来了。梅老爹便想,我带了个好头!很是得意。

时令已是初春,该播的种子已播下,该用薄膜覆盖的也已盖好,早春可插的辣椒、茄子等蔬菜也已播下去。梅老爹每日清早出门,戴草帽,着劳作的衣衫,到菜地忙碌约两小时,再去送孙子,回来早餐毕,又到了菜地,一忙要忙到晌午才能回来。下午接完孙子已经四点多钟了,又赶至菜地,直至天黑。几乎每日如是。

梅青终于发现了爹的“秘密”,他抽个空到爹的菜地参观,各种蔬菜已经长得蓬蓬勃勃生机盎然。爹近来精神焕发、胃口大增,重又变回先前那个爹了,他从菜地找到了根由。

梅青便对爹说,爹啊,我还说让您来享福,原来一个劳模命,只是试着去干,千万别偷懒!梅老爹说,崽啊,有事想着,有事干着,才享福哩!

随笔

小河

易裕厚



家乡的小村前面有一条弯弯的小河。我没有追寻过她的源头,只知道她绕着小村,蜿蜒而下,汇入绿江,汇入湘江,直下洞庭。

小河没有名字。记得儿时我总是问母亲,小河叫什么,母亲有一次想了想后告诉我,就叫新河吧,意思就是一条新开的河流。

母亲说,邻近的黄霞垅等几个村子地势较低且平坦,有着数千亩良田,但原来一直闹着水荒。为了良田的稳产增收,当时的人民公社决定在我们村子里地势较高的位置筑堤,将上游的水流汇集成河,通过一座水闸来调控,保证那数千亩良田的灌溉用水。

儿时的我们把小河当成了寻乐的天堂。春天,阳光明媚的午后,我会提着篮子,跟随母亲到河堤上捡拾蒿子。将捡回的满篮蒿子叶尖洗净,煮沸,剁碎,拌上糯米粉,再做成一个个小饼放入锅中用油煎,外脆内软的蒿子粑粑就出炉了。这可是20世纪八十年代成本低又最好的美味。每当春雷大雨过后,河堤上就会冒出许多“地皮菌”,我们放学后纷纷跑到河堤上去捡拾。新鲜的“地皮菌”做成汤,喝起来特别鲜。

夏天,小河成了我们的天然游泳池。身为家中的独子,父母担心发生意外,不准我到河中游泳,经不起诱惑的我总是偷偷地和小伙伴去河中洗“冷水澡”。不过,心存畏惧的我不敢游到河中间去,只是在河岸边浮一浮,如今尚能自保的那种“狗刨式”就是那时练出来的。

秋天,我们自制竹钓竿,挖一罐蚯蚓,戴一顶草帽,坐在河堤上钓鱼。有时能钓上几条小尖嘴子鱼,有时运气好能钓到草鱼和鲢鱼。最有味的还是钓“团鱼”(即甲鱼),用细小尼龙绳锁上缝衣针,针上穿一小块新鲜猪肝,傍晚时甩到河中间去。第二天早上再去原处拉取尼龙绳,会惊喜地发现,一只贪吃的团鱼被缝衣针卡住脖子吊在绳子上。

小河里没有船只往来,河道也只有十来米宽,日复一日就这样流淌着。不知何时开始,一个梦想发财的村民交了点费用后,在河道里围堰养鱼。河道一下子变狭窄了,水流也变得不顺畅起来,小河好像病了一样,没了以前的生机。终于,在一次汛期,上游的水汹涌而来,猛然上涨的河水发威,冲垮了养鱼的围堰,养鱼人眼睁睁地望着喂养了几年的一条条大鱼随着洪流而走,跪在河堤上大哭起来。我想,这可能是小河发出的“抗议”吧。

小河上有一座水泥桥,是村子联通外面的主道。我从桥上走过,到县城求学,到外面工作,慢慢地,小河在我的记忆中开始淡忘。直到有一次父亲告诉我,小河断流了。我闻之愕然,追问是什么原因,父亲说不出。水是生命之源、万物之基,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,村子的发展离不开小河的孕育,我不禁为之惋惜。

双亲已去世多年,今年清明时节回乡,路过小河时我特意多看了一眼,却惊奇地发现,小河又是满满的了,河水正不急不慢地向下游流着,我连忙问姐夫,得知经过大修水利,河道疏通了,河堤加固了……

小河上的桥早已重修,如今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。蓝天下,河堤两岸的田野里一片嫩绿,村子里排列着一栋栋红瓦白墙的小楼房,坐在花树下的乡亲露出喜悦的笑容。青山含黛,碧水激溢,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。

投稿邮箱: zzkfwy@163.com

老哥

肖又铮

已经有好几个晚上,我从睡梦中惊醒,脸上热泪滚滚,我想念距离株洲100多里的老家的老哥了。

老哥,在当今说来,也不算老,比我大7岁,82岁了。母亲生过五男二女,由于过去医疗条件差,留下我和哥哥,还有两位姐姐。我年纪最小,父母多了些宠爱,老哥也很喜欢我。小时候,我和同学打架,失败后总向人示威:“我哥的骨头是钢做的,他马上到,你敢再打!”我老哥叫钢铮,所以我讲他的骨头是钢做的。老哥年轻时力气特别大,一掌下去,砖头应声断开。拍一下桌子,所有空碗一阵乱跳,大都破碎了。哥只读完小学,就开始与锄头、犁头、耙头打交道。一位叫玉叔的长辈说过,老哥不到17岁,就跟他学习用牛耕田。他高兴地说,钢胡子(老哥别名)是我带过最用心的徒弟,牵牛的姿势、田里行走的脚步,掌犁用耙的眼神,都学得挺认真。只几年,老哥便成了老把式,犁的田水平如镜,泥脚深浅均匀,插下的禾苗返青快。邻居也夸老哥非常爱牛,春耕时节,将牛喂得肥膘体壮;夏天傍晚,用艾叶、枫球在牛栏边燃起烟火,驱赶蚊子;冬季,牛栏窗户都用皮纸钉得严严实实缝合。

每当别人说到老哥的牛事,爸就对我说:“你读书也要像你哥一样认真!”是呀,老哥在好多方面,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例如,村民争着请他用牛犁田,其他师傅每天工钱要25元,老哥只收18元。再如,老哥为村民做砌房、车水、碾米等小工,别人一天要2元,老哥也只收18元。

1957年6月,我考入初中。那时,需要从家里拿出180斤粮食,送到国家粮店,再转粮食关系到学校。父亲在外工作,这送粮的任务,落在18岁老哥肩上。七八月的大热天,我在土车前拉车,老哥推着独轮土车,汗流浹背地翻山越岭,大半天功夫,才从家里赶到8里外的朱亭粮店。这事虽过去了几十年,但我们在路途上,一步一艰难的辛劳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老哥在生产队出集体工的往事,同样让我记忆犹新。那时,老哥曾有过“割宝”的称号,意思是有点“傻气”。他做队里的事,搞“双抢”、修草皮、清水沟、点黄豆等,从不偷懒磨洋工,碰到损害集体的行为,敢说直话。有一次,他跟副队长带领的8个人,去15里外的地方挑化肥,别人挑50斤一包,老哥与另一位社员,挑60斤一包的化肥;路过一小店,副队长付钱叫大家每人吃一碗米豆腐,老哥主动自己付了4毛钱。这就是当年有点“宝气”的老哥,他就是这样实在、厚道。

老哥虽读书不多,但一直有爱看书的习惯,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等,阅读过多次。平时,老哥还爱哼一哼花鼓戏,他在村里参加过演出过花鼓戏《双送粮》。

老实巴交的老哥二十多岁结婚,和嫂子生育了一对儿女。他们十分孝顺,尤其是母亲晚年多病,老哥多次在夜晚冒着风雨为母亲请医生治病。

村里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,老哥仿佛年轻了一些,从早到晚,忙在责任田,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多。家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在老哥建议下,侄儿将房子翻修一新。我父母去世这几年,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患高血压的嫂子从家里二楼不幸摔到堂屋身亡。此后多年,老哥一直处在伤心里,孩子们要上班,他一个人守着屋子,在这种情况下,我时常打电话与老哥聊天,我的孩子们也常常问候伯伯,老哥渐渐走出阴影。

嫂子去世两年后,老哥的小孙女考上了大学,几年后在家乡当了中学教师,这让老哥得到了很大的慰藉。近些年,老哥精神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,身体也得到了恢复,在家养鸡种菜。

梦中醒来,我给老哥拟了一幅对联:“称觞共庆千秋节,祝嘏高悬百寿图”。

记忆中的村庄

田瑛

每次走进村落,看到几缕炊烟绕过屋梁,绕过山峦,袅袅升向天空或者在夕阳中慢慢隐退,总会有一种温情水漫过来,淹没我记忆中的村庄。

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》这首歌,我跟着姐姐们学会的。我无数次赤脚,踏步在田埂上,在缺口或者狭窄处,伸直双手平衡身体,趟起走过。

只有晨曦例外,我总是会被母亲全副武装裹实后去田埂。夏天的时候,母亲总会早早起床,把前一天在稻田上游水洼地积蓄的水放入稻田,然后,打开每块田的缺口,让水一路流下去,滋养庄稼,避免干旱,这种事情被称为“看水”。

然,我是一个对草过敏的人。粘上露水或者下田,皮肤会红肿发烂,所以,母亲在早晨总不允许我跟着去,实在拗不过我,就会给我全副武装,长衣长裤鞋袜齐全。

不过,我对晨曦的露水却情有独钟,它们挂在芦苇叶尖,或者狗尾巴草叶上,圆圆的小珠子似落非落,风中弹跳的样子,着实让人喜欢,阳光出来,它们又捉迷藏样不见了。

早几天回老家,看推土机在向山凹挺进,沧海桑田在发生巨变。那些儿时的花草,记忆中的烛光以及煤油灯,已然不复存在;那些常见的农作物,黄土路,已然不见。我所有的记忆,化成母亲额头的皱纹,层层叠叠,还在老家黄土路上

的灰尘弥漫中浮沉。

记忆中老家的池塘特别的多,绕着山转,绕着地转。那池塘里的水有的清澈有的浑浊,母亲说浊水为死水,会发绿,清澈为活水,可见底。

老家田埂边有小溪流,清冽中可见小鱼小虾游走,褐色或者乳白色或者黑色的鹅卵石在水里闪着光,它们在山的翠绿印染中,有了混搭的感觉。

稻子成熟的时候,老家的两座山之间就铺开一条金黄色的彩带,微风吹起,稻浪滚滚,让你心情像小海潮,徐徐地,一层一层地叠过来。

春天晴朗的日子,我们会去田埂或者溪水里捉蝌蚪。捉蝌蚪时,我多是负责端玻璃瓶子。我在岸上,看哥哥和弟弟下水去捞蝌蚪,然后一个一个放入我手中的玻璃容器。

我喜欢呼吸山中的空气,凉意中带些自然的花香与泥土味。阳光的日子,天空蓝得像海洋。云朵在我眼里,像善变的情绪,总是处于不同的样子,让我的小脑袋跟着天马行空。

村庄,名叫梨园冲,它纯朴中夹着天然,是我记忆的故园,它始终像风筝在我的天空飞来飞去。

再次踏入村庄,那口端坐在老屋中的钟依然在旋转,它的每一个弧度,都是一条路,压着昨日,迈向不可预知的未来。

